

尼克·奈特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再审视

——基于《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的文本考察

李雨潇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1980年代中国官方所曝光的毛泽东文本、国际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变幻以及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研究视角的转化，成为了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为了纠正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误解，并正确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奈特采用批评传统经验主义和引入“读者中心论”的方法，围绕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奈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学者不同的观察方式和内容解释，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尼克·奈特；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观

尼克·奈特是澳大利亚首批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是国际上著名的国外毛泽东研究专家。他十分注重整理和研究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已经达到了非常前沿的水平。在西方学界普遍持对毛泽东研究持有负面及敌对态度这一背景之下，《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作为尼克·奈特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不仅为我们再次正确解读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窗口，同时也指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弊端，强调了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奈特始终坚信毛泽东文本的多元解读一直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奈特并未期待能从文本重读中得出终极真理评价，但是他在反驳“异端说”及重构毛泽东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方面，为深化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多种可能。

1.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的背景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他的思想和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八年中，关于毛泽东本人的政策和思想，国内和西方的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毛泽东研究领域大量不为人知的文本曝光和扩大从

根本上拓宽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域。这些曝光的文献集中展示了毛泽东本人早期的一些哲学批注和注释，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重新攀登到了一些未知的探索的领域。正是由于文本领域的不断拓展，过去所固有存在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不可避免的便会受到一些质疑，但这也同样为以奈特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西方毛泽东的学者提供了一种契机，奈特指出：“不管发布这些著作的动机是什么，它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赖以存在的文本域，早期的讨论同样需要被开启。”^[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给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一部分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兴趣骤减。大部分学者似乎对于毛泽东的研究转向了更加局部的某一方面，“妖魔化”毛泽东似乎定成了一种研究兴趣的目标，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负面形象的勾画不禁使得奈特反感。依奈特看来，对毛泽东研究的关注点应当在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价值而并非是这些看起来是公平的抑或者是不公平的评价（大多数是后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及其基本逻辑的研究能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及其行为，同时也能够熟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革命历程。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了毛泽东中的一些错误问题，对毛泽东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贡献做出了肯定性

的评价。毫无疑问,这份《决议》不仅影响着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观点,但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研究毛泽东的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具开放性和批判性。”与之前相比,国外学者这一视角的转化,为奈特再思毛泽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契机。

2. 尼克·奈特审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内容

尼克·奈特从方法和内容两个维度同时出发,不仅指出了在西方毛泽东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幼稚经验主义路径的弊端,同时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做了详尽的说明。这样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建构也给尼克·奈特重思毛泽东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从而使得奈特对毛泽东思想研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反思。

(一) 毛泽东思想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地位问题。在毛泽东的一些经典著作中,他反复多次提到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等此类论述。毛泽东对农民的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赞美使得一些学者做出“毛泽东是一个对农民及其品质有浪漫主义依恋情结的农民革命者。”^[3]的结论。例如施拉姆提到:“毛泽东是如此沉醉于农村释放出的革命力量,以至于在这个文献里‘他明显地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一原则置之脑后。’”^[4]对此,奈特指出,毛泽东并非单纯的农民“赞美者”。他能够看到农民阶级身上披着很厚的一层小农经济的外衣。他从未放弃过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一文中指出,目前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带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通过不断实行选举制度,提高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权利等措施,同时不断加强党内的思想建设增强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不仅如此,奈特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核心是“现代化”,“而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工业和工人阶级。”^[5]和普遍流行的观点不一样,奈特认为“在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仍然相信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重要性,以及城市斗争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性。”^[6]

(二)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认为,经济基础是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必然逻辑。但研究毛泽东的一些学者们常常断言,毛泽东是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因为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并将人类的意识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后

来一些学者例如理查德·普费弗(Richard M. Pfeffer)、安德鲁·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等对于这种解读方式产生了质疑和反驳,但是“唯意志者”“唯心论者”等标签还是在所难免的贴在毛泽东身上。奈特指出,尽管毛泽东对于意志和上层建筑的强调仍旧是以唯物论作为基础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矛盾论》《论一党专政》《新民主主义论》这三篇著作给了奈特很大的理论支撑。首先,毛泽东始终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在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7]在《论一党专政》中“毛泽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诠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8]其次,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反作用这一论述是十分谨慎细微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只有在某些历史时期,即当他们分别阻碍了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才具有‘决定性’作用。”^[9]最后,毛泽东强调社会变革因素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将社会历史的变革过程看作是辩证发展的过程。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0]这表明,毛泽东自始至终十分注重解决社会变革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这一张力问题。

(三)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问题。西方学者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围绕着两种观点而展开,其一就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毛泽东“个人主义”的运用,即以牺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拔高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现实的重要性。^[11]第二种观点则是认为毛泽东提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只是他为了获得与党内留苏派政治斗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策略,是一种提高自己权利的手段。^[12]奈特指出,首先,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了理论普遍性的前提之下,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运用中国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毛泽东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普遍法则中获得启示,另一方面仅仅是将这种启示看作是一种指导方针以此来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其他的特殊规律。”^[13]其次,毛泽东十分强调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宣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

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4]最后,毛泽东还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而言,抓住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来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由此以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不仅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普遍规律所构成,同时也是将这些规律运用到了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从而发现并且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特殊规律”,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3. 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价值启示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和深入细致的趋势。这些研究覆盖了政治理论、经济模式、文化运动、内政评估乃至外交策略等多个领域,共同构建了一幅关于这位历史巨人及其复杂遗产的多维画卷,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碎片化研究”“创新性不高”等问题,^[15]正确看待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把握其方法论,采用客观公正的方式去解读和探究毛泽东思想,无疑能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前提和学术价值。想要克服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固有的传统方法论弊端,就必须重新构建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对象及其方法论。方法论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不断扩大的能够有效的为西方毛泽东学研究催生新的理论增长点。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偏见也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被明显地应用,考虑到复杂多变的因素互相交织和生动变化的实际,对毛泽东思想全新解读和思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或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时代价值永远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解读和思考。只有将文本和鲜活的实践相结合,学会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才能够不断更新出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 [1][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 [3][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3.
- [4][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5][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5.
- [6][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68.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5.
- [8][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3.
- [9][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9.
-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
- [11][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45
- [12][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45.
- [13][澳]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M]. 闫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51.
- [14][日]竹内实.毛泽东集第2版(第6卷)[M].东京:苍社,1983:261.
- [15]刘海飞,武雯婧.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04):88-93+109.